

# “天堂”马蜂真厉害

□ 陈慈林（浙江杭州，国企干部）



经常在媒体上看到，我们“天堂”杭州的消防队除了救人救火外，还有项被居民请去摘马蜂窝的“副业”。每当从电视上看到他们戴着头盔、全副武装，登高摘除那比篮球还大的马蜂窝时，心里总为他们捏把汗，只怕一不小心被马蜂蜇了。

没想到，十多天前这番担忧竟然落在自己头上了，我在自家五楼阳台上，直接尝到了被马蜂蜇的滋味，那一番折腾，真的让我吃足了苦头。是日晚8时许，我健身完毕洗好澡，到阳台上晾衣服，怕灯光引来蚊子，借着路灯余光拿衣架，猛然间看到纱窗上爬着只五六厘米长的虫，我以为是只蟑螂，随手一把抓在左手，刚想打开窗子扔出去，猛觉一阵锥心般疼痛，赶紧放手、开灯，赫然见一只马蜂在头顶盘旋……

仅仅几秒钟，左手食指已肿得像胡萝卜，火烧火燎地痛，虽开着空调，汗水仍从身上泉水般涌出。我怕马蜂伤害刚满2周岁的“萌娃”小孙孙和家人，顾不得那

一盆散落在地的衣服，先用雷达除虫剂追着马蜂一阵狂喷，剿灭了肇事“凶手”后，再忍着疼痛仔细检查，确认已无“漏网余党”，方才放下心来。

喘息稍停，依稀记起媒体曾报道“有人因被马蜂蜇而丧生”，不敢大意，准备打车去医院。又想到应该先上网查一下攻略，果然，无所不知的“度娘”提示：“过敏体质的人如被马蜂蜇了，可能危及生命，不可轻视。但只蜇一下尚不至于有生命危险。”于是暂时打消了去医院的念头。

度娘同时提示“用氨水涂抹被蜇处，可以用碱性中和酸性的蜂毒，能稍减疼痛！”但这大晚上的，药店就算不关门，也找不到这种农民用来作肥料的氨水啊。突然想到了万能的朋友圈，赶紧忍痛上网求助，亲们果然纷纷又慰问又献策，从某品牌蛇药到肥皂水涂抹，拳拳之情令人动容。

但一般药店买不到蛇药，如今城里人洗衣服也早已不用普通肥皂了，正应了那

句“远水难解近渴”的老话，土方洋方统统没用，我只痛得团团转。突然有亲发来微信：“健康人的尿液可代氨水。”正所谓“病急乱投医”，我此时已顾不得许多，只要能减轻疼痛，不管什么办法都要试一试，更何况这办法就地取材简单易行，我自然当即采纳。情急中寻不到合适的容器，就拿了个干净的塑料盒盛尿液。食指在尿液中浸泡了半小时后，肿胀稍减、疼痛依旧。只觉食指火烫般痛，手腕以下却冰凉彻骨。

度过了切肤之痛的煎熬一夜，天刚亮就去了社区医院，医生说，这里没有治这病的科室，被马蜂蜇要去大医院。我赶到市红会医院，在候诊室看到好几个与我一样苦着脸被马蜂蜇了的人，有的在脸上，有的在手上，原来倒霉的并非只有我一人。等了2个多小时才轮到我，医生看着我红彤彤萝卜般粗的食指，摇摇头，说：“马蜂刺没法拔，先弄点药吧。半个月内忌酒、忌辣、忌海鲜。”医生还说，夏季是马蜂活动的活跃期，最近每天都有数十人被马蜂蜇后来就医。他建议我回去仔细查看房子周边是否有马蜂窝？看来城市生态环境太好，有时也会有副作用。

我拿着2大包“外敷内服”的中西药，回到家里。突然想起我50多年前，在浙东农村时也被蜜蜂蜇过一次。那时村里有人养蜜蜂，平时养蜂人带着蜂箱，追随各种植物开花期流动于全国各地，只有天寒地冻时才回到老家休息几天。

我就是此时被邻居家的蜜蜂蜇在额头上，不但脸庞肿了，一只眼睛，忘了是左眼还是右眼，也肿得只剩了一条缝。有经验的养蜂人从生产队找来点氨水，涂抹了几次，疼痛虽然还在，肿却在两三天内渐渐消了，自然也没留什么后遗症。养蜂人还送了一大罐蜂王浆，算是对我所受皮肉之苦的弥补。没想到时隔半个多世纪，在天堂杭州，我又尝到了被蜇的滋味，而且蜜蜂升级为马蜂。